

年年干活年年欠 岁岁讨薪岁岁难

讨薪 依旧不见当初的承诺

核心提示

年关将至，多地再现农民工“讨薪潮”：山西太原“民工讨薪命丧派出所”事件未消，山东济南、湖南武冈等地农民工讨薪事件再起。

一边是国家和地方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一边为何农民工“年年干活年年欠、年年讨薪年年难”？

往往盘根错节，纠缠在建筑合同的甲方乙方的非非里，像理不清的“蜘蛛网”，又像嚼不动的“橡胶糖”。更让农民工无奈的是，欠薪的“幕后债务人”有时甚至还是基层政府。

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连环债”链条：农民工工资被包工头或建筑承包商拖欠——建筑承包商又被上游的建设项目企业拖欠——许多市政建设项目企业又被当地基层政府拖欠。由于面广量大，讨薪往往陷入“死结”。

例如，受制于煤炭形势下滑，山西一些地方财政吃紧，不少公共工程处于停滞状态；政府成为事实上的欠薪债务人。而辽宁省有关部门的一份材料显示，辽宁省内有的基层政府拖欠市政工程款现象严重，金额增多、期限延长。

行政处罚开发商。某些官员和开发商的“暧昧关系”，使得劳动保障与司法衔接过程中存在“玻璃门”。

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认为，劳动保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导致部分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止步于行政处理，无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影响了依据刑法打击欠薪犯罪的效果。

欠薪当作皮球踢 推诿扯皮何时休

相比起法制监管“不到位”，农民工对讨薪过程中各部门互相推诿的冷漠更为痛心。记者采访发现，在多数县



老板不知何处去 鸠占鹊巢实无奈

河南中泛置业有限公司的办公地点已经人去楼空，来自河南信阳的讨薪农民工黄宪委为讨要已被拖欠3年、涉及50多名农民工的67万元工钱，一家人只能暂时住在这里，等待老板回来给钱。

仅三家处于不同地市的民营市政公司，目前被各地政府部门拖欠市政建设工程款数额巨大，其中一家民营公司因为欠薪上千万，董事长已经数次被农民工堵在办公楼里。

2011年，“恶意欠薪”与醉驾一起被写入刑法修正案，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两者发挥的效用截然不同。醉驾入刑后，严厉查处了大量酒驾、醉驾行为，形成极大震慑，而入刑打击“恶意欠薪”的力度还需不断加大。

人社部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各地移送司法的890件恶意欠薪案件中，截至2014年1月15日各地法院审结53件。2014年前三季度，各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向公安机关移送了1718件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案件，公安机关立案945件，占总移送案件的55%，一审法院审结553件，占总移送案件的32%。

辽宁安行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说，一些地方私下要求，一般不起诉或

市，工资清欠分散在劳动监察、信访、工会、公安、建委等多个部门，推诿扯皮时有发生。

2014年12月初，42名在辽宁本溪打工的湖北籍农民工反映被拖欠118万元工资两年之久。记者跟随他们讨薪，亲历了从区信访局被支到区劳动监察大队、市劳动监察支队，最终又返回到区信访局的“踢皮球”过程。如果不是媒体对事件进行了曝光，这些农民工很难拿回自己的工钱。

但更多的讨薪农民工仍在被“推来推去”。记者了解，山西太原城外的“书林苑”小区里，来自四川广元的农民工邵佳喜和66名工友，住在四面漏风的空楼里，每天只吃两顿饭，等着讨要被拖欠的170多万元工钱；来自河南信阳、64岁的农民工黄宪委，为讨要被拖欠3年、涉及50多名农民工的67万元工钱，住进位于郑州的中泛置业有限公司的老总办公室里一个多月；来自辽宁朝阳的王春义，在阜新经济开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发区带着50多名农民工，讨要被拖欠两年的21万元工资……

据悉，多地政府在制度安排上已有许多防止欠薪的规章制度，但因种种原因执行不到位，效果大打折扣。

比如工资保证金制度，各地要求工程单位按照项目总造价向政府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一旦企业欠薪，政府可用保证金先行向工人支付。但在一些地方，企业找关系，领导打打招呼，这笔钱就可以不交或少交；有的地方虽然收了钱，但由于劳动、建设等部门各管一段，“收支难”，造成巨额资金躺在账户上“睡大觉”。

此外，一些应急救助制度也难以“落地”。山西省总工会用降低“三公经费”结余和各地财政配套款，筹集到9000多万元的“讨薪应急救助周转金”，当发生欠薪时可以由这笔钱代发工资，后期工会再向债务人追索。不过，由于周转金在使用过程中必须满足诸多前提条件，给动用带来了难度。如何让周转金真正发挥作用，各地还需创新一些“接地气”的可操作细则。

沈阳建筑大学教授刘亚臣认为，现行的建筑业合同将工人工资混杂在工程款中，容易造成建筑商对工资款的侵占和挪用。他建议，将工资款单列，不允许改作他用，开发单位和建筑商应当在主管部门的监督下设立专门账户。以这种方式保证农民工工资月清月结，防止事后追讨难。

刘亚臣认为，农民工欠薪问题能否解决好，关键还在于各地政府部门积极作为，真正关心和切实解决百姓冷暖问题。（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去年12月份—— 一线城市房价环比整体上涨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王希 何宗瑜）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去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从环比价格变动看，一线城市整体平均上涨，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平均涨幅分别为0.1%和0.4%，而二、三线城市房价仍然下降，降幅缓慢收窄。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在解读去年12月房价数据时说，受前期信贷政策调整、央行降息、年底开发商为消化库存加大推盘力度等多重因素影响，去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环比增长近9%，再创新高，房价环比降幅亦继续收窄。

台湾三大家禽均染上禽流感 广东报告两例H7N9病例

据新华社台北1月18日电（记者许雪毅 陈斌华）台湾禽流感疫情持续加剧，继鹅、鸭之后，民众消费最大宗的鸡也未能幸免。17日在彰化县一处土鸡养殖场首度检出新型H5N2亚型禽流感病毒，宣告三大家禽均遭疫情波及。

记者18日从台湾当局“农业委员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获悉，彰化县伸港乡一在养50只鸡的土鸡场本月15日采样送检，于17日被确诊为新型H5N2亚型禽流感。

台“农委会”防检局长张淑贤披露，截至17日18时，共有9个县市的216处养殖场送检检测，确诊194处养殖场有H5亚型禽流感，由县市动物防疫机关执行后续扑杀作业及全场清洁消毒作业，至17日18时共完成92处养殖场扑杀，计14万多只。

为避免疫情再扩大，从18日开始，台“农委会”要求水禽送到屠宰场屠宰，必须附有兽医开具的健康证明书。

新华社广州1月18日电（记者肖思思）广东省卫生计生委1月18日通报，深圳、汕尾市分别报告1例H7N9确诊病例。

患者陈某，男，66岁，现住深圳市龙华新区，有肾功能不全、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史。1月17日确诊为H7N9病例，目前患者病情危重，在深圳市的定点医院收治住院。

患者黄某，女，1岁半，现住汕尾市城区。1月16日对患者1月13日常规流感监测时采集的咽拭子标本检测结果呈阳性，H7N9病毒核酸阳性。经治疗，目前患者相关临床症状已消失，1月17日采集咽拭子标本复检，H7N9核酸阴性。

首座高震区水下沉管隧道通车



1月18日，由天津滨海建投集团投资、中国铁建十八局集团承建的国内首座高震区水下沉管隧道——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央大道海河隧道全面建成，助力“京津冀一体化”建设。

这条隧道是国内首座高震区沉管隧道，抗震级别高达8级。海河隧道正式通车后，在实现全天候通行的同时，将南北两岸的车程由原来20多分钟缩短至3分钟。

这是1月17日拍摄的隧道内景。海河隧道全长4.2公里，双向六车道。（新华社发）

黑龙江一无驾驶证协勤员 公车私用酒后超速致5人死亡

新华社哈尔滨1月18日电（记者王凯）记者18日从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了解到，该县于1月2日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当地一名无驾驶证的协勤员公车私用，且酒后超速，致使包括驾驶员在内的5人死亡。

效死亡。据了解，另4名死者系孟某的战友和朋友。

经调查，车辆驾驶员孟某2013年8月通过社会招录，为萝北县公安局社区警务室协勤员，无驾驶证。2015年1月2日11时，孟某私自将公车开出。19时许，孟某打电话叫战友艾某等4人，在当地一家烧烤店喝酒。21时许，孟某酒后驾驶该车，送艾某等人前往肇兴镇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萝北县公安局通报称，1月2日21时公安局协勤员孟某私开该局本田思域吉普车行驶到哈肇公路552公里处，由于饮酒、超速，车辆在弯道处失控驶入路边沟内撞在树上，造成4人当场死亡1人抢救无效。

河南灵宝持枪抢劫金店案告破 犯罪嫌疑人贵州落网

新华社记者1月18日上午10时从河南省灵宝市公安局获悉，当天上午9时30分，灵宝市警方在贵州省凯里市境内，将15日持枪抢劫金店的犯罪嫌疑人郭坤抓获，目前正在押解返回的途中。



1月15日17时21分，位于灵宝市市区尹溪路与长安路交汇处附近的瑞金店发生持枪抢劫金店案，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时，将一名保安打死，抢走了金店柜台内摆放的金链子等物。

目前，萝北县纪委正在对车辆管理的责任追究等项进行调查。

右图：1月18日，河南省灵宝市警方在贵州省凯里市境内的沪昆高速公路麻江服务区将犯罪嫌疑人郭坤抓获。（新华社发）

每天都似度日如年

——记者亲历讨薪农民工的寒冷一天



1月8日，在山西太原市小店区西温庄乡西贾村，四川广元的农民工老邵掏出了口袋中仅剩的80元钱说，“这是我最后的生活费，花完就吃不上饭了。”（新华社发）

在工地上架起了火堆。“天太冷，房子里待不住，每天只好这样烤火取暖，好在工地上有废木料，不然就完了。”邵佳喜对记者说。

这里是离山西太原城区10公里的西温庄乡西贾村，火堆后是叫做“书林苑”的房地产项目。2014年9月，今年52岁的邵佳喜与其他66名工友，

从四川广元到这里做钢筋工和木工，一直干到11月底，每人只领到2000元，其余工资被拖欠至今，共170多万元。

“现在身上的钱只够4天用了。”邵佳喜说着，从口袋中掏出所有的钱，数了数有80元，这是他和爱人未来4天的生活费。

邵佳喜就住在火堆后未完工的一间楼房里。已到中午12时，记者问邵佳喜吃什么，他只说早上吃过了。“早上吃的稀饭和花生米，下午4时多再吃口面条，今天就能顶过去。”“其他工友也一样，现在每天只吃两顿甚至一顿饭。每天都似度日如年。”他说。

当邵佳喜望着空空的饭碗叹气的时候，此刻，远在辽宁省铁岭县高强南村的庞福军也一样愁容满面。

1月8日中午，记者找到铁岭县凡河镇高强南村庞福军的家里，这位40岁的农民刚从城里讨薪回来，但还是两手空空。“今天去讨的是铁岭世纪华庭小区欠的工钱，去年从开春干到秋后，欠了3万多元一直没给。”庞福军说，现在他家已入不敷出，每天只能吃两餐。

比他们更难的是，为了讨薪，来自辽宁朝阳的王春义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从2012年11月开始，经熟人介绍，王春义等组织57个农民工从辽宁朝阳到阜新经济开发区参与一家公司的厂房建设。按照与建筑商口头约定，工程结束后支付工资。工程完工后，王春义联系建筑商却始终联系不上，建筑公司办公地点已经人去楼空。从此，王春义开始了漫漫讨薪路。

为了讨薪，王春义从2012年底开始，多次找过阜新经济开发区劳动局等部门，这些部门说“管不了”。

9日下午，记者随王春义等几名农民工一起先后来到阜新经济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几位领导拒绝接受采访。几经转折，开发区的发改局局长许青双接受了采访。他说，2014年9月已经以区政府的名义起诉了投资方与施工方，但法院正在搜集证据，何时能有结果他“说不清楚”。不过，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乙方资金并不充裕，即便法院判决生效，农民工也可能拿不到钱。

正在山西太原讨薪的邵佳喜，也一样经历着被“踢来踢去”的命运。邵佳喜掰着手指头说，他到太原市小店区信访办去过3次，区劳动局去过3次，太原市劳动局去过1次，乡政府去过3次，区政府去过1次。“太远了，每次都是20多人包车去，一去就是一天，每次都是绝望。”

“信访局推劳动局，劳动局推乡政府，把我们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他们说这是小产权房，他们管不了。”说起这几天的打算，一些农民工告诉记者，还没进展的话准备再去市政府。“我们能进得去吗？进去之后有用吗？”他们说着说着低下了头。（据新华社沈阳1月18日电）